

解放日報

今日出版一大張 第五七七號 中華民國卅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本期零售五角 每月十二元 三月卅四元 半年六十三元 全年一百一十七元

社址：延安

金隆貨棧 聯合啟事
一、金隆貨棧遷往新址營業，原址遷往安局合辦貨棧，特此啟事。
二、金隆貨棧所有往來存欠賬目，由金隆貨棧負責收付。
三、大光商店遷往新址營業。
金隆貨棧 聯合啟事
大光商店 聯合啟事

三五九旅騎兵大隊啟事

本旅自三十一年十一月起至三十一年十一月止，各團所領發之薪餉，請於本年十二月以前，憑薪餉單向各團領取，逾期不領，概不負責，特此聲明。
三五九旅騎兵大隊啟事

防疫委員會啟事

頃因天寒地凍，過去所發環境衛生補助費，自即日起停止發給，特此通知。
十二月十五日

尋人

趙寶清同志，陝西渭南人，於一九三七年秋，在延安失蹤，至今杳無音訊，如有知其下落者，請即通知，必有重酬。
趙寶清同志啟事

全邊區徵糧運動

進入集中入倉階段

秋徵區延縣完成千五百石

財政廳指示目前中心任務

【本報特訊】徵糧運動自開展以來，進展甚速，現已進入集中入倉階段。據悉，延縣秋徵區已完糧一千五百石，其餘各區亦在積極進行中。財政廳指示，目前中心任務為：一、加強宣傳，動員民衆；二、組織民衆，集中入倉；三、嚴禁囤積，嚴懲不法；四、加強治安，保障民衆安全。

太行我軍

深入敵佔區活動

正太路上炸毀敵火車

邯鄲東南我軍襲敵據點

【本報特訊】太行我軍，自開展以來，積極深入敵佔區活動，正太路上炸毀敵火車，邯鄲東南我軍襲敵據點，戰果輝煌。

祝劉師長五十壽辰

朱德



劉師長

今日為二九師長劉師長五十壽辰，劉師長在革命戰爭中，表現英勇，為民族解放事業，貢獻良多。

魯中加緊進行

冬季政治攻勢

【本報特訊】魯中地區，自開展以來，加緊進行冬季政治攻勢，戰果輝煌。

劉伯承同志壽辰

各方馳電祝賀

【本報特訊】劉伯承同志壽辰，各方馳電祝賀，戰果輝煌。

紅軍全綫主動戰

斯城西南德寇急圖解圍

維里基盧基敵被圍殲中

【本報特訊】紅軍全綫主動戰，斯城西南德寇急圖解圍，維里基盧基敵被圍殲中，戰果輝煌。

任主副府邊冀察晉 延抵氏奎仁胡

戰抗作合黨兩共國後敵談

【本報特訊】任主副府邊冀察晉，延抵氏奎仁胡，戰抗作合黨兩共國後敵談，戰果輝煌。

蔣夫人

蔣夫人

蔣夫人

遼東減租交租

普遍開始實行

慶陽新堡區成績最好

【本報訊】遼東省各縣，自抗戰以來，因受敵寇蹂躪，農村經濟凋敝，農民生活極端困苦。為減輕農民負擔，省政府特頒布減租交租法令，各縣紛紛開始實行。據報，慶陽新堡區成績最好，該區農民已普遍開始實行減租交租，農民生活大有改善。

華池溫台區三鄉支部

縣委獎給模範支部

元城區湧現優秀幹部

【本報訊】華池溫台區三鄉支部，自成立以來，工作積極，成績斐然。該支部在元城區湧現出一批優秀幹部，為當地黨政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縣委為表彰其模範作用，特頒發獎狀，以資鼓勵。

魯清東區的反「掃蕩」戰

敵寇在魯清東區之「掃蕩」戰

【本報訊】魯清東區自抗戰以來，敵寇多次發動「掃蕩」戰，企圖摧殘我抗日力量。我抗日力量在敵寇的殘酷進攻下，表現了英勇不屈的精神，多次成功擊退敵寇的進攻。目前，魯清東區的抗戰形勢依然緊張，我抗日力量正加強防禦，並積極準備反攻。

日本工農學校同學

努力學習

【本報訊】日本工農學校同學，在抗戰期間，表現了極大的學習熱情。他們在繁重的學習任務下，依然堅持努力學習，為抗戰貢獻力量。同學們表示，將繼續努力，為實現抗戰勝利而奮鬥。

召開二屆黨代表會

蔣縣駐軍掀起學習熱潮

【本報訊】蔣縣駐軍為加強政治建設，特召開二屆黨代表會。會議期間，駐軍官兵掀起了學習熱潮，積極參加各項政治學習活動。駐軍表示，將進一步提高官兵的政治覺悟，為抗戰貢獻力量。

秋徵調查中的白議員

北平白議員調查秋徵

【本報訊】北平白議員在秋徵調查中，表現了極大的誠實和負責。他向調查人員詳細反映了當地的情況，為政府提供了寶貴的參考資料。白議員的誠實行為得到了調查人員的高度評價。

華北敵國奴化思想

人民意志更趨反抗

【本報訊】華北敵國奴化思想，在人民意志更趨反抗下，已無法維持。人民對敵國的奴化政策表示強烈不滿，並積極參加各種形式的反抗活動。敵國的奴化思想在人民的反抗面前，已顯得無力。

制統布土省豫

林道事廣度年下

【本報訊】豫省統制布土，林道事廣度年下，為加強地方建設，特頒布相關法令。該法令旨在規範布土統制，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林道事表示，將嚴格執行該法令，確保地方建設順利進行。

積極關心政府工作

建立協助村長值日制度

【本報訊】為積極關心政府工作，建立協助村長值日制度，各村應積極配合政府工作。該制度旨在加強村級組織與政府的聯繫，提高村級組織的行政效率。各村應認真執行該制度，確保政府工作順利開展。

【本報訊】各縣紛紛開始實行減租交租，農民生活大有改善。據報，各縣農民已普遍開始實行減租交租，農民生活大有改善。政府表示，將繼續加強對減租交租工作的監督，確保農民利益得到保障。

家戶之間

清澗農村風習研究之一

洪彥綵

清漢很多的村子裏鄉聚居等或大或小的宗族，其中大部分村子還因為居住其地的宗族姓氏而得名。在這裏，宗法社會的舊習，尚很根深蒂固，不過，因為社會革命的洗禮，和以前比較起來，已有了些新的改變。

在鄉村中，地緣觀念與門戶之見，到現在還很濃厚，所謂：『寧在一鄉，必是一族』，『好狗護三家，好漢護三村』，『祖先是一家，親戚也外人』，『仇冤還是外人』，總是自己人；外人不論何等可親，究竟還是外人。由於同一宗族常聚居一村或相毗連的數村之故，地緣觀念與家族觀念一時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舊時大戶、大村、大族聚居一村，小村、小戶、小族聚居一村，這種地緣觀念比較薄弱的地方，還有其遺習的存在。例如過去工作的地方，在大戶設法割自己族人的負擔，却把他人的負擔加重點；在戶設法割自己族人的負擔，却把他人的負擔加重點；在戶設法，大戶的人以多數選票故意抬弄小戶內的某些「目標」，擁他們上台。以多數選票為何存位現象，也以發現於族內者居多。

共有一個「立腳」的許多同姓人家，不管到現在已怎樣疏遠，總是相互認為「同宗」的。在清漢，師、惠二大族就是如此，所謂「師、惠不分戶」。沒有同一「立腳」的，雖同姓却不互認為同宗，如劉、高、黃、王等姓是。然而，即在同一大宗族之內，還隱微支配着「親疏統疏」的觀點，「五門」（以共有同一高祖為範圍）「親疏統疏」親近的，五服以外，即是較疏遠的。

在同宗範圍內，出入相扶，守望相助的舊俗，尚保留迄今，從宗族生活中，人們可以在「凡事都有個族遠接近」的原則下得到本族的惠助；茲舉例加以說明：（一）鄉村中土地的出賣用租，賣主或出租人應向最近的一家有優先權，如租與一家放棄，則由近及遠向輪到最近的一家有優先權，如買賣的契約時，一宗惠賣主族內最接近的一家付「訂土地」，在約上簽名。否則同族人可以干涉、翻約，所謂「人命有約，土地有十足」（註一）。又土地租典於外姓，一年後族內另家可代為贖回。若出典於族內頭房，則近房的人可代為贖回。（二）綠老孤獨之人，族內人要

輔助維持其生活（以前農村中有些不力事生產的二流子在本族本村山園吃穿，今已絕見）。『三』通事俗：時鐘、時錶，不可切近之家用。『四』下藥錢：移，拿不出財物，可切近的一家或數家暫墊，將來是否贖還，則看當時月後的光景如何而定。青黃不接時，可從族內獲得無利的借銀。『五』盤忙時：可從近族內獲得無額之互助。『六』族內有某一家『過事俗』：切近之家必須派人幫忙辦事，若是娶或嫁，必由最切近一家之男人作伴親人與送親人。（六）平時如見族內人與外人打架，一定要上前幫打，不替是非曲直，決不替叫自己人吃眼前之虧。這種風氣現已全見了。（七）族內有需要『搶婚』（去埋埋），即家婦另過他姓，身亡後族內有需要『搶婚』（去埋埋），大家都要出力助戰。（八）右反對外姓人的門爭中，本族人要緊地站在一條戰線上全力互助，決不能『吃家吃家』，地方所謂『手幫同鄉』，如今夏家坪區馬家鄉有人到延安控告外族人，族人即接援抗之例為他代辯。（九）孤寡無依之人身亡後，切近之庄頭須代當孝子，幫辦一切費用，外姓『哭喪』。（十）外村之同族人來本村，如本村族內一切買賣債借講合同訂契約，均本互惠互助之原則，以後族內如有人搶劫、傷害人命或犯他犯法之事而犯人逃跑了，則切近之家就要受累，所謂『一家果家，戶累戶』。這也要依照『接換接換』的原則（民國初年提逃犯，在這裏便是如此）。若是那母家同機切近，則在幾家中找一有錢的作為對象，『有肉的骨頭縫好嚼』。近年來，這種習俗已轉變過來了，父、娘各給一室之內，近父的借下的債或做了親人的事，不管他在世與否，其子有代為清償與繼承的義務；而認養不肯的兒子在外借用的錢，為父的却可以不負責。

在平時，家戶之間有如下禮習。稱呼：父親稱為爹爹，祖父依其排行稱為二爹爹、三爹爹等，祖父稱為爺爺，叔父依二、三爺等，祖母為三奶奶等，祖母稱為奶奶，叔祖父為二爺爺、三爺爺等，祖母稱為三奶奶，叔祖母為三奶奶，曾祖母稱為老爺爺，高祖母稱為老奶奶，曾祖父為老

要娶上墳相葬。以前，近族內那一家有子孫不肖，長大了都可以教訓，甚至可以到打置罰處，近來，這樣作的極少，都有些老成人說：『順頭的勸了耳尖勸不了心。』以前如娶有事業與某人時，若他父親在，必要先找他父親商量，這時才有『父不宣子』，兒子出外有罪，必先向父親請罪，現在已翻不回去了。族內有婚喪，必須去買財，參加有祭。在拜禮的第二天，新人給銀兩，各望長輩人更換次列坐膝下輩的人（除新人外，其他下輩人也參加）叩拜。族內有了新媳婦或新女婿，各切近之輩在他們吃席一次。族內子媳或姪媳不能開玩笑，而且不能在她們面前向人開玩笑，不大必要時，儘不大大向她們拉話；但倘與子媳却可以同嬉謔；以前尚可打聽，今則不可；兄與弟媳不多言，若年齡相近，不可同嬉；弟與嫂可接近，而且『老嫂頂母』，在這種情況下可同嬉。

『圖有本家家有譜』，各宗族內都有家譜——宗法社會的世系表。家譜上按照服制的輩分與門閥記載着族內各人的姓字，生卒年月，功名歷職，祀墓墳地等，山本族出過的他姓之女人不列入，但自外娶來之女人即本族人之妻媳，亦列入，而且註明生幾個兒子。家譜由衆人推選族內識字對家事關心之人保管，各門的人經常去查添上新輩字之人（長大了的兄弟及迎來的新媳婦）。新生之人，姓名字不能與家譜上的已有名字有一點雷同，否則，『會使後輩人折壽的』。大族中因輩份門系較多，有表家譜與小宗譜之分。近年來，大多數村戶，家譜已逐漸被遺忘或遺失，但也有加以重復的，如東陽某大族今年從黃岡墳樹所費二十萬元中抽出千餘元重修家譜，費時一月餘。

在這裏，家戶間沒有定形的或公推出來的族長，但事實上族內有親稱為『父老』或『老輩子』的人，他年長，輩重，份高，能幹，在族內有威望，族內有糾紛，常請他評判，有時他還可以責罵犯錯之人；當本族與外姓進行鬥爭或所壓，一切也由他牽制、指揮。

到現在，『婆子』之風仍盛，『養子有繼承權』，須到入字之契約簿。這個問題上雖風習及其結構變了，須

紛較多。可是近來多不接在本族內依山道及遠原則找師傅，而趨向於發育愛人的（也排除姓）說是遇親人不滿意，實「換子」，而喜贅育「愛子」。在從外姓中找嗣子時，開親外甥較好，因為「外甥總是一個山上下來的水」；其次，還要注意到對方的「門風」（即門第）。（二）如老二有兩個兒子，其中一人過繼與老三，後來老二自己又娶子，則過繼給老三的那個兒子不能回來（但可作爲「頂嗣門」的財產繼承可分到兩份），但生下兩個孫子後可過給老二一個，這再作「借子還孫」。此外有的人找不到適當養子時也有找一孫孫爲嗣的。（三）張姓子過繼於李姓，張姓族家中「過事情」可以回來（如李姓也有同樣的事，則還可以加李姓的），還可以回來祭祖，上墳，但分家時，他還可以分得較少的一份財產。其親生父母喪亡時，須回來當孝子，喪事所用的錢是各生分出的，由他自己作主。（四）有的人未到某年，但因為他所生下的兒子都「望不住」，他便向附近之豪家抱養一男孩，使以後親生之子可以學弟，但發了丁了也不回去。（五）孤孫者身亡後無子時，住，但發了丁了也不回去。（五）孤孫者身亡後無子時，就娶成了一個「空門」，這時族內即招人給他「開門」，繼承那一份「空門產」。空門產有時有人爭清要，但也有不，就人認爲「黑門財」——即空門產——不是人得的，以爲「得了不祥」。接收空門產時，發族內有關之人立契，甚至「十三歲的人死後，也有給「開門」的，說是「上了丁」，「提契已定了」。（六）陣亡將士，族人也給發人替頂繼，而駐紮近地之抗日戰士也有回家接受「空門產」替人「開門」的。

近年來，歷輩不「另開」的大家庭更見稀少了。大家族內，妯娌不和，小姑出嫁，常引起弟兄不睦，而各人動爲「爭」，也最易釀成猜忌。據老年人看來，弟兄不睦的，約居三分之一以至半數，所謂「親成婆媳難，弟兄高打牆」，又在其他舊有的看來，大家庭在蘇兵與匪兵高打牆時，要出多人則多「累」一點，不若早些「另開」好。弟兄公份家，有如割份（分財產，基本上還依照「宗子發兒，個個有家份」的原則，女子無權承繼），但由於宗法社會經濟日益沒落，家之舊有的影響及長子在家產的增進上居於劣勢，所以

人親見把家廟分成幾齋，俾後用抽籤法由各人領單，連同打了些牌伏），但近來已不多見了。分家時，「出財」（謂所「大門不分」，「分單」上加以註明）：囉、唔不兩齋，分單數便合起來寫上諸神字。分家後，父母供養陸續供養；若日後那一家光景特別好，就多在他們家停，家裏得之土產中香烛若干燭（乙）少數是拔交老地；或由各家先留卜葬地（較少）。分家那日，兄弟合作相繼食，或在火爐（分開煮來吃；分家後，各人之岳父要分別給他，實足够的饒錢，使他們「添人口」。

分家以後，各家在敬「老家親」（祖先）一事上還是共同的；和他處一樣，將祖先有祭祀牌位與其莊兩廂。

在這裏，只有少數家族是有安放祖先牌位的祠堂（又「家廟」內的），多數人家是把牌位放在窗棖上打成的木洞內，城內的人有的將牌位放在樓上，遇過節或平時吃東西時，就先虔步許到牌位前祭拜。做祖人的食品內不鹽，說是「鬼不吃鹽」。崇拜牌位，燒表不燒紙，這是「喪」的規矩。祖先的牌位是木製的，安放牌位以前，必須過「點主」的典禮。點主時，孝子要請一個「以貴者」前清資主：與四個隨生來，然後他抱架好的木牌位一同祖父墳地。木牌上寫祖先姓名及嗣主二字，但師父以上各族一點。到了墳地後，竟老爺端坐在上，禮生旁立上孝子抱木牌，匍匐行進貢生前，在禮生的贊與孝子跪下，賞老爺紅紙硃筆在各款一點的碑主二字上各加上點。點主完，過「三天」事情，以誰是被認為大富者的下招接特別豐盛，每次路主至多只請三輩祖宗，活著老弟也可先挑「點主」。不論給祖先點主的人，以前是「惡習」恥笑的，而今已不見點主之事了。

晁英每年內上墳的次數是沒有限制的，正月初七、十五、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初一、臘月廿九及其他節令可去，但其中最主要的是清明、七月十五和十月初一這

常 康 分 分 流 分 事 們 共
放 墳 好 寫 名
到 經 選 放 好 寫 名
字 到 經 選 放 好 寫 名

前，族婦親後，一個清明節去墳一丈外，其前日
上墳，平時上墳大人領着一個小娃去，以便小娃逐
住祖墳地所在。以前上墳是從「立祖」以下的古墳
上，而今則多只重選擇第三輩的墳址。在以前的古墳
被放平的人所侵，非要把墳頭壓倒踏陷階陛不可，甚
有想他發痛的，現在，已不如以前那樣嚴重了。

除了各人給自己門系上的祖先爺先外，各家族內還
吃墳主的習慣，墳實有兩種：一種是「立祖」的墳
坑，一種是「空門家」的墳實。前者是族內人添立墳填
久湮沒，於是同姓奔族內公歛或公田（如道臺石古寺
是用闕缺歌所得之錢）來收價或出租以其收出作每
墳之費用；後者是有些無子之人於臨終前抽出股份財
給族內人立墳會，惟恐非親生之子對墳墓是不關心
會上的錢、田、租息較輕，原則上只能租借於本族，
議一年收租的「會長」（每年輪換一次）負責管理。
三天，收不到租息，會長自己也要照繳。每年前明曆
男及新迎來的媳婦都要來祭拜，拜畢每人分去一份
以內而燒，每人可得五、六兩，今肉貴，每人只得二
兩。不來的，除有特殊之原因外，一般不給肉，那一
丁新生男男兒，即要贖墳填上送「添丁錢」（以前是
用，現在要兩元以後）。如果目前因貧賣墳台上的租息
用，則由族內按戶出錢增添。

最後，應當附贅兩句：對農村中殘留的宗族生活習
其劇變的研究，對今後社會主義民族生活的建設上，有
形的意義；以新民主主義社會下家庭生活態度採取中的
形態，如何以教育方法及法律力幫來去除舊習俗中的
因素，這是我們值得研究的問題。

（註一）即言土地契約常因族內人干涉而翻約，比
案子難於攪多。

十二月五日於濟瀋

兩個死（續完）

孫健秋

我悄悄的走到他的背後。

「寫的什麼？」

「快完了，同志。還有二三行。」他頭也不抬的寫着我。我知道，他是在認真。

三

此後，一個月的時間，我再也沒有看到蔣南和高詠。在野牛營的叢中，則散亂着死雞和豬皮，一股惡臭直沖着我的鼻孔，突然，我呆住了，我發覺我的小屋宇已變成一堆瓦礫，我記起蔣南，站在一堆瓦礫中，我記起高詠，我落，我的房子被燒以後，某些

亮的月光，還可以看出兩額上的字句：

「我已——」

隨它飄行的來！

「我已——」

誰也猜不出的來！

「我已——」

一個銀鍊！我的組子！

帶着這般大的黑漆皮包。

我仍然沉默着，死者的子開始在我的眼前活起來了。

忽然間，我彷彿看見那條荒僻紫褐色的路，忽然

[illegible][illegible]

趙占魁歌

用文詞・姚鐵曲

2

明快·肯定

1̣ 6̣ 5̣ | 6̣ 1̣ | 6̣ 0̣ | 1̣ 6̣ 5̣ | 3̣ 1̣ | 2̣ 0̣ | 2̣ 1̣ 2̣ 0̣ | 6̣ 5̣ 6̣ 0̣ |
 打鬼子 要拚 命， 做工 要賣 力！ 趙占魁， 好榜樣：

1̣ 6̣ 5̣ 3̣ | 1̣ 6̣ 5̣ 3̣ | 1̣ 6̣ 5̣ | 6̣ 0̣ | 5̣ 6̣ | 5̣ — | 5̣ 1̣ | 2̣ 0̣ |
 活兒幹得 又快又多 又 漂 亮！ 聽 指 揮， 守 廠 規；

5̣ 5̣ 5̣ 3̣ | 6̣ — | 1̣ 1̣ 1̣ 6̣ | 5̣ — | 1̣ 5̣ | 3̣ 5̣ | 6̣ 6̣ | 6̣ 0̣ |
 手藝教徒 弟， 學習又努 力。 看 待 工 廠 像 家 庭，

1̣ 5̣ | 6̣ 5̣ 3̣ 5̣ | 2̣ 2̣ | 1̣ 0̣ | 5̣ 5̣ | 3̣ 5̣ | 1̣ 2̣ 3̣ | 2̣ — |
 愛 廠 像 具 原 料 像 性 命！ 不 想 發 財 不 退 伍，

1̣ 1̣ | 1̣ 6̣ | 1̣ 3̣ | 5̣ 0̣ | 6̣ 6̣ 6̣ 5̣ | 6̣ 1̣ | 2̣ 0̣ | 1̣ 1̣ 2̣ |
 爲 抗 戰， 不 怕 苦！ 邊區工人 千 千 萬， 趙 占

3̣ 2̣ | 1̣ 1̣ 6̣ | 5̣ 2̣ | 1̣ — ||
 魁 是 第 一 個 好 模 範！

但這時，就靠近河邊的地方，機關槍的響聲，突然爆發了。村子裏驚動起來。一個通訊員急急的跑來，告訴我們，敵人已經到了離此三里路的山頭上，和我們的排哨接火了。要我們立即準備出援。我看見，那個年青人，當他聽了這個消息之後，臉色蒼白了，但還迅速的寫了兩行字。

立刻，掩護部隊在山頭上拉散散兵線，機關槍的噪聲，更加緊響起來。人，牲口，散亂的跑到河灘裏，馬匹狂驚的嘶叫着。什屬人高聲的喊道：

『進溝！向偏城走。』

天空中忽然傳來沉重的隆隆聲，飛機兩架，在低低的緩慢的盤旋着。人羣立刻散開了：伏在河灘上，樹蔭下。地面一陣劇烈的震動以後，飛機轉了方向，徐伍迅速的爬起來，進了溝。向那個城前進。

那時，敵人已經佔了背後的石頭。我跟潛入營、馬匹走着，我沒有看見那個消滅聚着昏濃濃的雲霧的草林中，包圍人調旋着，敵人把我們包圍了，我們又趁昏濃的夜色，從包圍圈中間鑽出，在拂曉時，狂襲敵人的側背。隨後，我們聽到外線，在一個陰陰的夜晚，我們進了敵人的長治飛機場，一把火燒了了三架飛機。那熊般的火線，照得長治城變成通紅，而留在太行山上的敵人，忽然連我們的影子也沒不到，看見那通紅的大火，立刻慌張張飛快的回去了，但到了荒涼，飛機、彈藥、倉庫，訓練場的敵兵，早已變成一堆灰燼。而那些神出鬼沒的勇士們，也早已走得無影無踪了。

我想着，在戰鬥結束以後，回到家裏，小夜間，像往常一樣，在我的小房裏，高聲起模枕油小燈，將兩、高脚舞坐在我的對面，各人又談有多少交織着血和火的壯烈故事，讓我的心激盪着呢。

一個月以後，我帶着勝利的笑臉回來了，我的院子裏，已變長滿了榮榮的野草，

房前的綠米：

『媽的，再蓋新的。』

這一次，當他回來的時候，還帶了很長的吧？！

但有了根，將兩，高脚，都還有回來。

一個月後，我坐在漳河的左岸，一個歲以銀的銀個五，和我對坐着的，他的眼裏，不時的在月光下閃爍。他個低死的故事：那是一個說給將弱陷在敵人的重圍裏，前，受了傷，鮮血染紅了，他草綠色的軍服。他帶連的在草山坡上，一個青年同志扶他，伸着顫抖的雙手走來；他突然清醒了，畫的了起來，一看，是自己的志，臉上便現出慘苦的微笑，但立刻又摔倒了。

『他立刻，同志，但』

『他一擺手，並沒有說完就又昏了過去，嘴好像還發什麼似的抖動着，而臉還帶着苦笑。這時敵人就出來了。』

『他被敵人帶到太原，在太原，戴眼鏡的人沉了一會又說。』但他們還有發話沒有說完呢？

這使我很發愁。我有一件最
漂亮的黑色的東西，我一看
，立刻驚叫了，那不是高詠
的「撲克」麼！敵人的長詩
呢？敵銀鏡的人沒有拿來。
我出獄的衣服那個小黑漆皮
包，這是他親手作的。我猜

天宮佈滿了陰沉的浮雲？
偶爾浮出來的一抹陽光，很
快又給雲絮遮去了。

昨晚百十里長途的夜行軍
，我擠着人擁擠中間的空隙
，我們由同鄉鐵路的路邊走
過東邊來了。進入了安全地
帶，掩護的隊伍就在××鎮
停止，叫我們這些八個學生獨
自去追趕前面的部隊。

三天前敵人才知道要退出
。一路上來往的人很少。
冰雪剛溶，路面上還有些溶
路石的磚印，敵人的硬底皮
鞋除在軟土上，踏下了一個
被跟蹤一樣的痕跡，看蒼白
無脈動的泥土，心頭湧起了
無限的悲痛。走了三十多里
了，背後忽然來了嗚嗚的聲

響！一架敵機在滑着我們
來路作低飛偵察。露伏了
，飛起來拍翅身上的沙
，看見前面××溝的村外
一羣老婦也在昂頭張望滑
着我們。一哄就跑散了，跟
老同村後亂走。我們也輕
以爲來了敵人，可是四面
靜又沒有；那麼什麼自己
隊來了？是那裏跑呢！

我們趕緊高聲叫喊：「
跑呀！我們是八路軍呀！
八路！八路！」……換敵
的野馬似的，我們叫得越
，他們就跑得越快。後來
一個老婦攔住了，「你
跑什麼呀？」「沒有什麼
這幾天風聲很緊，聽說敵
××鎮又來了鬼子。」

微笑！高詠的臉龐的背
蒼白的臉色，但我沒有
蓋白，我的深心裏，在戰戰
真誠的憤憤的話語：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
前跪着，笑答。」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改

余志平

[illegible][illegible]

一個間長

余志平

恐怖滿足了慌忙的淳豪，
還出來的一抹陽光，很
靜靜多照遠了。
淳豪多麼長途的夜行軍
激人進擊中間的峽窄
們的出而錯搭的兩邊邊
還來了。進入了安全地
被獲的隊伍就在×前
叫我們這八個學生獨
大前頭前面的部隊。
從前的人才知道要出
路上來往的人很少。
兩邊，路面上還留著皮
在戰土上，踏下了一個
一樣的痕跡，有著這
個的國土，心頭湧起了
的悲劇。走了三十多里
後忽然來了暗哨的聲
響！一架敵機在滑著我們
來降作低飛偵察。隱伏了
會，飛前至拍翅上的村外
，看見跑向×溝的村外
一羣老地也在場面張望
就向村後隱匿了。我們也
以為來了敵人，可是四顧
又沒有；那為什麼自己
隊伍來了也要跑呢！
我們趕緊高聲叫喊：「
跑呀！我們是八路軍呀
的野馬似的，我們叫得越
快，他們跑得越快。後來
一個老婦攔住了，『你
跑什麼呀？』一沒有什麼
跑幾天風聲很緊，聽說敵
×敵又來了鬼子。」「

[illegible]

「你們軍隊怎樣？」
「因爲我同他打了一仗，他打敗了我們，我們就退到這裏來了。」
「你們軍隊怎樣？」
「因爲我同他打了一仗，他打敗了我們，我們就退到這裏來了。」